

现代舞台灯光在京剧中的作用

王 力

如何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京剧舞美进行改革、创新,是我国舞美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。

传统京剧的舞台照明多用白光,这是因为演员的服装、头饰和脸谱大都以艳丽的原色为主,大白光可以充分发挥服装、化妆上原色的表现力。传统京剧的灯光,主要起照明作用,是以照亮为主,还原服装化妆等原有色彩,同时也结合了京剧本身的这种虚拟表演形式。比如传统京剧《三岔口》两个人物在深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的开打,如果是用灯光创造一个夜里的时空,或者是一点光都没有,那么这个戏就没法看了,也就没有多少年观众百看不厌的艺术效果。这一点同叙述体戏剧大师布莱希特重理性的理论方法相一致,要求观众保持清醒的头脑,而不被卷入感情漩涡中去。他称之为“间离效果”的反幻觉手法,在灯光方面,由于要求观众能控制戏剧而不被戏剧所控制,因此把舞台照得一清二楚,方法就是使用均匀的白光。为达到间离效果,还常常故意暴露光源,使观众意识到身在剧场,看到的不过是舞台上在演戏,而不是生活本身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我们的传统京剧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,逐步跟上来来了。在灯光方面,天幕幻灯、电闪雷鸣特技灯、成像定型、光柱、光影效果、追光抠像、气氛光、颜色光等,根据剧情的需要,将这些技术手段经过艺术加工,呈现在传统的京剧艺术形式之中。

由于社会的进步,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变化,对传统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现代的舞台灯光技术为戏剧舞台增添了无限的表演空间,提供了非常好的用武之地。再加上艺术家创作上多样化的追求,舞台灯光的手段和手法不断丰富,灯光的功能日益开拓。灯光的功能大致有

几条:①照明——让观众看得见舞台上的表演,这是基本功能。②表现季节、时间、气象变化——模拟自然,属于叙事性的功能。③表现气氛、情调——与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相呼应,达到情景交融,这是抒情性功能。④产生间离效果——采用均匀的白光照明,或故意暴露光源等,这是反幻觉的功能。⑤直接创造形象——包括投映景、光景(光布、光墙、光柱等)、激光、全息摄影等功用在内,这是形象性功能。

我们剧院多年来先后排演了许多新编历史剧、新编神话剧。“新编”这两个字给我们京剧艺术工作者带来了许多创造空间,表演可以不拘一格,舞美可以异想天开,音乐可以中西合奏,灯光可以施展才华。例如新编历史戏《狸猫换太子》天幕幻灯的运用,水中月亮,人头流动等;《十八罗汉斗大鵬》悟空进宝瓶,紫外线灯的应用;《真假美猴王》逆光的运用,抠像的运用,佛光的展现等等。许多舞台灯光的特技手段、机关布景的使用,配合剧情的开展,起到了良好的作用,为观众所喜闻乐见。

我在新编传统京剧《京娘之死》舞台灯光设计中,最后一幕,京娘在封建礼教小人陷害中走向死亡投河自尽一段,我采用四个回光灯作脚逆白光来表现京娘走向死亡之光,通过死亡又得以解脱的心理,表现京娘的被逼无奈,又表现京娘用死来解脱世间的苦恨,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,只有死才能给自己带来希望。京娘慢慢走向死亡之光,大幕慢慢闭上,使观众在这一悲剧结束的同时产生更多的联想,使观众的心理与人物的命运产生共鸣,从心理上得到一次升华。大幕闭上几秒钟后,观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这掌声是观众的心声,同时也表达了演员借助灯光创造的艺术意境。

1998年于兰主演的京剧《巾帼英雄》这一剧中,

我特别运用了舞台光的各种功能,专门设计了为花木兰特定的“木兰光”,在剧中随剧情人物心理变化,这一“木兰光”不时出现,既表现了花木兰的女扮男装人物表象,又表现了人物内心情感变化和思想升华。粉红的色调,能够充分地隐喻人物的心态,粉红的光表现木兰对女儿生活的向往,对爱情的追求。粉红色的木兰光烘托木兰见小兰亭亭玉立的少女形象,联想自己女扮男装身不由己的心理和情感。在表现木兰征战十年过渡戏时,我设计了用最后一排逆光通过绿、红、黄、蓝颜色光交替表现四季的更迭。演区无光,造成剪影效果,利用烟雾、火灯、风扇等加上演员慢动作的开打,充分表现了连年战争的场景,气氛浓重,场面辉煌。在表现木兰思乡一场,我设计抠像技术,通过成像灯定位,追光灯流动表现花木兰与父母远隔时空的对唱,充分表现了远隔千里,父母与女儿的思念之情,表现了木兰舍小家顾大家,轻私情重国情的巾帼英雄本色。这个戏的演出效果反响相当强烈,得到许多专家的好评。电台报刊多次报导,特别强调了戏舞台灯光的作用。

京剧《清官独泪》是一出着重表现权与法的斗争,最终权大于法的悲剧。剧本的深刻涵意是通过隐喻的符号,向观众提出了权与法的思考。灯光设计也是从这一点进行总体构思的。以最后一场的最后一段戏为例,当刑部尚书薛仁阶为秉公执法而得罪奸臣,在权大于法的年代里,被慈禧革职。看破红尘的薛仁阶被迫出家进入佛门。导演对这段戏的处理是通过演员的一退一跪,进入佛门结束这个戏,从而让观众去联想去反思,并没有让演员通过唱与念表过此时此刻人物的心情,而是给灯光以极大的表现发挥余地。灯光设计在处理这段戏时,把握主题,把握剧作内涵,随着薛仁阶的一步一退一跪……在全黑的空间里,随着音乐,一束强逆光由白到浅蓝到中蓝,到深蓝,最后薛仁阶退跪进庙门,切光。通过这一束逆光的色彩由浅到深的变化,创造了薛仁阶的内心意境。配合薛仁阶的一退一跪,反映了为国为民的忠臣心理情感由忠心耿耿到心灰意冷的变化过程,反映了权大于法的悲剧情调,在观众的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联想与反思,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每当戏演到这时,台下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掌声代表了广大观众的心声,这掌声也表达了导演与灯光设计合作的成功。如果没有灯光设计的意境创造,没有人物心理情绪气氛的创造,单靠演员的表演是达不到这样好的艺术效果的。

雕塑大师罗丹说过:“艺术就是情感。”舞台光的意境刻画,就是为戏剧中人物情感的抒发,创造意境

的空间,使得舞台光与京剧的表演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,把舞台光从外部的视觉直感的形式层面,向心理深层世界的意味层面和借光传情的方面,寻求舞台光的表现力。灯光之父、戏剧大师阿庇亚在灯光方面有特殊的贡献,他提出灯光要表达音乐的无可比拟的情感力量,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戏剧的情调,强调情景交融,重视阴影的作用,通过光影的对比,可以使舞台画面获得新的力量和含义。他重视灯光的色彩作用。阿庇亚的色彩主要不在布景上,而是在灯光上,通过色光来达到艺术目的。阿庇亚的一句名言是“不要创造森林的幻觉,而应创造处于森林气氛中的人的幻觉”。通过灯光的暗示、隐喻、符号可以取代景物的直接塑造,从而达到形象的简练、生动,避免自然主义的堆砌。通过灯光的塑造,发挥它空间造型的作用,可以使演员表演与静止的景物协调起来,运用灯光的功能与技巧在烘托人物表演、渲染时空气氛的同时,去加强人物内心的刻画,用灯光与色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、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,创造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变化的情绪空间气氛,把观众带进人物的内心世界,参与剧情之中,使观众情感随戏剧的发展变化升华,起到教育观众、鼓舞观众、感染观众、娱乐观众之目的。

总之,好的灯光设计,加之先进的舞台灯光设备,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的。好的剧目可以调动灯光设计去想象、发挥、创造,烘托剧目。我相信当年梅兰芳要有现在的灯光设备,他的京剧演出模式就不会是大白光亮堂堂了。所以,我们京剧艺术的工作者,要本着继承优秀传统,不断推陈出新,跟随时代的脉搏,顺应时代发展,充分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,不断充实和提高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。要用现代的舞台灯光推动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,在传统京剧、新编历史戏、神话戏、现代戏中,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和手段。既要满足观众的视觉表现戏剧空间,还要表现人物的心理空间,使表面的视觉效果延伸到深层的视觉艺术中去,协助剧作完成所要表达的真正含意。既展示现代舞台灯光的五彩缤纷,还要结合京剧艺术虚拟化、程式化的表演模式。既要表现京剧艺术的无比精深,还要使舞台灯光成为戏剧艺术的灵魂与血液。这就要求我们舞美工作者进一步去体验、去实践、去创造、去拼搏,使我们的京剧艺术不断发展,使我们的京剧舞台美术不断提高,为我们民族文化园林中的这束奇葩,增光添彩。

(作者系哈尔滨京剧评剧院灯光设计师)

责任编辑 王庆斌